

第一章 蛇女禍星

早朝氣氛熱烈，鳴陸正出兵大禧，眾人士氣如虹，無不認為此役必勝。

天下目前以大禧、鳴陸、大燕三國鼎立，大禧皇帝驀允治國有方，國勢強盛；大燕皇帝曾修齊為人謹慎，只求偏安；鳴陸皇帝陰弼則是個極具野心之人，一心併吞天下。原本三國國勢相當，陰弼眼見大禧逐漸凌駕在其他兩國之上，吞不下這口氣，於是主動出兵挑釁，想藉此役挫敗大禧。

「陛下，驀允自以為是天下至尊，不把咱們鳴陸放在眼裡，這回若能大敗大禧軍，看那驀允還能不能繼續囂張！」某位大臣聲調揚高的說。

「沒錯，咱們這回派出的皆是精兵，定能讓大禧軍嚐到戰敗的滋味！」

「不只這樣，等修理了大禧後，回頭咱們還可以再殺大燕一個措手不及，如此一來天下就快是陛下的了！」

「是啊是啊，臣等在此先恭喜陛下，賀喜陛下，一統江山，成為天下霸主！」眾人馬屁拍得熟練，齊身跪地高呼。

「哈哈，眾愛卿說得好，此回與大禧之戰若能獲勝，就證明朕乃真龍下凡，是天下真正的共主，哈哈——」陰弼忘形大笑。

這時，大內總管太監朱壽快步入殿。「陛……陛下！」

「可是戰前有捷報了？」陰弼痛快地一拍掌，喜問。

「這個……戰前尚無捷報傳來，奴才要稟報的是後宮之事……」朱壽抹著汗說。陰弼這才注意到他滿頭大汗，不禁臉色一沉。「後宮出什麼事了？」

朱壽用力嚥了口唾沫才道：「啟、啟稟陛下，聶妃娘娘誕……誕下公……公主了。」此話一出，大殿瞬間鴉雀無聲，接著漸漸瀰漫出一股死寂，陰弼更是半天說不出話來。

今年乃是蛇年，鳴陸篤信蛇為不祥妖物，蛇年出生之人乃降災傳厄之徒，因此於蛇年期間，舉國上下無人產子，若不幸產下之子不是扼死就是將其丟棄，不料陛下的後宮竟誕下蛇女，尤其還是在與大禧對戰的重要關頭，眾人的心被不安籠罩，議論紛紛。

龍座上的陰弼回神後怒斥道：「朱壽，你胡說什麼！御醫明明算過產期，聶妃肚子裡的孩子要下個月才會出世，那時便已避開蛇年進入馬年了，孩子怎麼可能在這時候出世？！」

「啟稟陛下，御醫的估算原本無誤，產期是在下個月沒錯，但今晨聶妃娘娘起床時，不慎跌落床下，動了胎氣，孩子便提早降世了……」

「這麼說……聶妃真為朕生出一個蛇女來了？！」陰弼錯愕過後，霍然從龍座上跳起身，表情惱恨至極。

「陛下，蛇年產子為禍那是對一般人而言，陛下乃真龍天子，產下的亦是尊貴龍女，豈能與眾人相提並論，況且，咱們鳴陸國運正昌隆，又怎會受此影響？」朱壽硬著頭皮說好話。

眾人畏懼陰弼殘暴，擔心受牽連，連忙附和討好道：「可不是，陛下何等龍威，產下的公主就算是蛇也成龍，我鳴陸必雄霸天下！」

陰弼的臉色這才稍稍好轉，正要開口說什麼，又有一名太監匆匆入殿。

「陛……陛下，戰前有報！」

終於有消息了！不等陰弼開口，已有大臣急著問道：「戰況如何？咱們鳴陸是不是大勝？」

這名太監屈腿跪下，伏地痛哭道：「嗚嗚……我軍死傷四萬，敗了！」

眾人皆難掩錯愕，陰弼則是難以置信又大為震怒。「敗……敗了？！」

「蛇女降世……果然厄兆……」不知是誰這麼呢喃道。

陰弼一聽，兩眼大瞪，簡直不敢相信大軍轉眼潰敗，忙讓那太監把兩軍的戰況詳細說來，聽完後他火冒三丈。

「朕要殺了那個逆女！朕要親手殺了她！」他勃然大怒的抽出佩劍，氣沖沖的走下龍座要去殺了女兒。

此時卻有一名下身淌血的女子出現在殿門口，掙開了宮人的攙扶爬上殿來，正是剛產女的聶妃。

「陛下，臣妾無福無德，這是來請罪的，請陛下饒過女兒一命……」聶妃伏在地上，眼淚直流。自知生下蛇女又逢鳴陸戰敗，陰弼必會遷怒，為救甫出世的女兒一命，她才剛生產完，血都還未止住，聽聞消息連禮節也不顧就急著來向陰弼求饒。

「妳住口！枉費朕平日最寵妳，妳竟給朕生下禍星，現在還敢替那個逆女求饒？！那個禍星害得朕敗給驀允，朕絕對饒不了她！」陰弼怒不可抑，一腳踢開聶妃，握著劍的手更加用力，大步要往殿外走去。

聶妃剛剛產女失血過多，又被他踹了一腳，疼得幾乎要厥過去，可是她咬牙硬撐著，使盡力氣撲上前抱住他的腿，苦苦哀求道：「陛下，那也是您的骨肉，您饒她不死吧！」她絕不能讓他殺了自己辛苦懷胎生下的孩子。

「休想！」陰弼執意殺女，抬腳要再踢開聶妃。

「陛下，臣妾自知罪孽深重，願意以死謝罪！」

這話令陰弼的動作一頓，他將腳放了下來，不可置信的望著她。「妳求死？」

「沒錯，生下她的是臣妾，所以為禍的是臣妾，臣妾罪該萬死！」聶妃徒手抓過他的劍，抵著自己的胸口，那劍鋒利無比，她柔嫩的雙掌馬上鮮血淋漓。

「妳……」陰弼一愣。

「陛下若還念著過去對臣妾萬般寵愛的分上，就讓臣妾以命換命，換得女兒活下。」

「混帳……」

斥罵聲還未完全落下，聶妃便已抓著劍用力刺進胸口，鮮血登時湧出。

陰弼瞋目反應過來，連忙丟下劍，抱住她軟下的身子，激動大喊，「聶妃！」

聶妃戚然一笑。「臣妾此生得陛下寵愛，本以為是福分最厚之人，不想卻是為禍陛下最深之人，臣妾慚愧，無顏見您……唯有一死方能謝罪，若陛下允許，臣妾來世、來世還想侍奉陛下，為陛下揉肩擦背……為陛下排憂解悶……與陛下相偕一起看日出日落……」

「愛妃……」懷裡即將斷氣的女人確實是陰弼此生的最愛，她寵冠後宮，此時見她將死，饒是他心再狠，也不免痛了。

「那孩子是臣妾唯一留下的骨血，即使陛下再不待見，臣妾也求您讓她活著……只要能活著就好，臣妾不奢求其他……」聶妃使出僅剩的力氣抓著他的衣袖，苦苦哀求。

「妳……」聶妃就算生下蛇女，陰弼也未曾想過要殺她，可她卻在他面前自戕，此舉令他大憾，喉嚨一陣滾動，終究點頭了。「好吧。」

聶妃露出笑靨。「多謝陛下成全……臣妾雖死，魂魄還是會陪伴您左右，天上人間，唯陛下一人……」說完，她緩緩閉上眼，再也無法醒來了。

這死前說的話極盡纏綿，哪能不揪動男人的心，陰弼性情殘酷，也難抵這份癡情，抱著她癱軟的身子，神情悲痛，不捨極了。

周圍的臣子見狀無不搖頭，聶妃竟然犧牲自己保全孩子，且死前還能徹底抓住陰弼的心，不愧是鳴陸後宮第一寵妃，若是她沒死，要不了多久皇后之位必是她的，只可惜打從她產下蛇女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了這一場悲劇。

十一年後。

在三國的交界處，烏雲隨著狂風湧現，彌漫天際。

多年來，鳴陸都沒停止偷襲大禧邊防，終於惹怒了驀允，派出獨子出馬教訓。

年僅十六歲的大禧太子驀魏親自率兵五萬衝往邊境，馬背上的少年，稜角分明的臉龐十分俊美，一身銀色戰袍，更顯得英姿勃發。

「再前頭一點就是鳴陸了吧？」驀魏停下馬來，神色張揚的問向隨後跟上來的黑衣男子蘇易，此人是他的貼身侍衛。

「回太子殿下，再過去即是鳴陸國境了。」蘇易回答。

驀魏興致盎然的望著前方高聳的石牆。「草萬金，你來說說，這鳴陸皇帝可有什麼好玩的事蹟？」他問向稍後才騎著馬喘吁吁追上來的小太監。

草萬金邊喘著氣邊道：「這個……鳴陸皇帝陰弼今年四十有八，野心勃勃，企圖併吞天下，因此三番兩次挑釁咱們大禧……」

「我說草萬金，你欠抽了是不是？」某人不耐煩的打斷道。

草萬金身子一顫，完全本能反應的抱住身子，當真怕啊！

「草公公，鳴陸皇帝對咱們大禧垂涎三尺之事誰不知道，殿下說的是與鳴陸皇帝有關的傳聞祕事，這些你可有聽說？」蘇易稍微提點草萬金一下。

太子自出生就被當「神人」來養，因為民間流傳，皇后娘娘受天命而來，誕下他是為了拯救蒼生，因此太子極受百姓愛戴，但太子持重的一面只在外人面前展現，私下的他，個性像極了皇后娘娘，大膽、張揚以及無比頑劣。

皇后娘娘不認為自己的性子有什麼問題，卻覺得兒子如同一匹脫韁野馬，因此在太子身邊安插了個小太監，隨時向她回報太子的大小事，若有出格之舉，回去就讓兒子好看。

可憐的草萬金待在驀魏身邊，說穿了身分就是奸細，平日在太子面前就是個欠揍的，任何苦事、倒楣事絕對少不了他一份，而太子整他更是例行公事。

草萬金的臉皮抽了抽，為自己遭受非人的待遇悲戚之餘，不敢稍有延遲，馬上苦思苦想之前與其他太監閒聊時可有提過鳴陸皇帝的事。

「這個……鳴陸皇帝膝下共有一子七女，兒子為皇后呂氏所生，還未滿一歲，長女則是在蛇年出生，出生當日鳴陸大軍即敗給大禧，此女險些被賜死，是其母聶妃以命相抵求來苟活生機……不曉得這個消息能否讓太子滿意？」草萬金戰戰兢兢的道，就盼能順利交差。

「咱們大禧對蛇並不畏懼，但鳴陸卻是厭極此物，想來這位公主雖然能逃過一死，但日子八成也不好過吧？」蘇易同情的點點頭，看向驀魏又道：「您出世時紫光耀天，是神福之人，可這位公主卻是不祥之星，兩相對照，這位公主的命運還真悲慘。」

驀魏挑起眉。「你可真能對照，不過你說的沒錯，這位蛇女公主確實苦命，可惜今日過後，鳴陸國運鐵定要更加灰暗，就不知會不會使得這位公主的命運更加坎坷？」說完，他突然笑了，笑得狡猾如狐。

草萬金忍不住打了個冷顫，這位主子可不是「善類」，同情人的事是做不出來的；蘇易也抿緊了唇，因為主子出馬，鳴陸必敗，蛇女公主也許真會再受到牽連，但若她命該如此，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。

日落前，驀魏率五萬兵抄小路直逼鳴陸石城，漫天的沙塵下，攻其不備，鳴陸軍敗退，石城失守。

鳴陸後宮。

「果然又是妳這禍星作祟，十一歲生辰這日就又讓陛下丟了邊境兩座城池，當初陛下就不該心軟饒妳不死，也不致於讓鳴陸至今不能強過大禧，都是妳這賤蹄子害的！」皇后呂氏狠狠打了陰奢一巴掌，打得她的小身子往地上一摔，一時爬不起身，然而呂后猶不解氣，繼續罵道：「不愧是聶妃那賤人的賤種，盡學會聶妃那股子矯揉造作的德性，起來，少給本宮裝可憐！」

陰奢忍著痛，趕緊起身走回皇后面前，人才剛站定，頭又被一只杯子砸了，她登時頭破血流。

四周宮人個個看了心驚，只是眼中雖有憐憫，也是一閃而逝，誰教她是蛇女，敗壞了鳴陸的國勢。

「啊，好髒啊！母后，您瞧她的髒血都汙了您的寢宮了。」二公主陰煙指著滴落在地上的血嫌惡的道。

她是呂后所生之女，今年十歲。

呂后更為惱怒，揮手趕人。「還不快滾！別讓妳那不祥的血禍害了本宮！」

陰奢垂著頸子，用手捂著還在流血的額頭快速離去，離開前還聽見陰煙說道——

「母后，百姓都說鳴陸有個蛇女公主，我只與陰奢差一歲，昨日來的那個大燕使臣還誤以為我就是蛇女公主，對我指指點點的，真是氣死我了！母后，您怎麼不讓父皇殺了她？！」

「母后何嘗不想她死，但妳父皇念著聶妃那賤人，母后若是開口，只會讓妳父皇以為母后嫉妒那已死的賤人……」

聽到這兒，陰奢胸口一緊，不由得加快腳步，直到離開了皇后的寢宮她才慢下來，拖著沉重的步伐往自己住的落日宮而去。

走著，她看見一隻飛鳥凌空飛過，發出幾聲急促的叫聲，她立即又提步跑了起來，才剛跑到落日宮，外頭便降下大雨，她拍拍沾到身上的幾滴雨珠，想著幸好她跑得快，要不身子全濕了。

她瞧了眼天空，方才那隻鳥兒已飛遠了，但她還是朝牠離去的方向輕輕揮手，算是道謝。

陰奢走進殿中，這裡以前住著被廢黜的妃嬪，所以破落冷清，但她住在這裡已經十一年了。

她走到桌前，想為自己倒杯水，卻發現水壺是空的，她身邊一個宮女也沒有，平日生活都靠自己打理，她轉身要去小廚房要壺水，這時朱壽走了進來，她一見他立即喜道：「朱公公怎麼有空過來？」朱壽是宮裡唯一對她友善的人，偶爾會來探望她。

朱壽不過看了她一眼，臉色馬上就變了，急忙道：「大公主快坐下，讓奴才替您上藥吧！」他從袖子裡掏出專程帶過來的金創藥。

陰奢盯著那白瓷藥罐子，笑問道：「朱公公是曉得我今日有難，所以專程過來的吧？」

他望著她帶傷的小臉，不捨的嘆了一口氣。「今日是大公主的壽辰，一早聽聞皇后娘娘將您叫去，小的就知道您今日不好過了，這果然又傷了。」

呂后記恨聶妃當年奪寵，如今聶妃雖死她仍不能消氣，每年大公主的壽辰必會找她去折辱一頓，前幾年言語辱罵也就罷了，偏巧今日陛下被大禧年輕的太子奪了兩座城池，面子掛不住，正大發雷霆，呂后難免也被皇上遷怒，回頭當然更不會放過大公主。

朱壽又掏出乾淨的白巾替她先將臉上的血漬擦去才開始上藥。眼前的可是鳴陸的大公主，但瞧這過的都是什麼樣生活？自出生就被陛下丟棄在冷宮自生自滅，從不曾關心過她，任她受皇后以及眾人的欺凌，日子過得比一般宮女還不如。

「朱公公不用憐憫我，這是我的命，我認命得很。」察覺他同情的眼神，陰奢忍著藥抹上傷口的刺痛，笑著說道。

「妳就不怨？」他忍不住問道，上藥的動作又更輕柔了些。

「父皇為我取名奢，意喻多餘，能活命算奢侈，如此我還能奢求什麼？唯有逆來順受而已。」她小小年紀已經看淡一切了。

「您……唉，您能看得開也是好事。」聶妃在世時待他不錯，總管太監一職還是聶妃替他向陛下謀來的，因此聶妃死後他才會對這被眾人都鄙棄的公主多加關

心，但他只是個奴才，只能暗地裡幫幫她，改變不了她蛇女的悲苦命運，而她若自己能忍耐，才能堅強的活下去。

陰奢低下頭，幽幽的道：「朱公公不必為我擔心，我能熬得過去的，要不然就太對不起為我捨命的母妃了。」

朱壽見她小小年紀就必須承受這些苦楚，實在不忍，卻也無可奈何，畢竟當她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命運就已經注定了。

六年後，大禧皇宮內。

「母后，娶太子妃前先讓兒子找幾個女人玩玩吧？」大禧太子驀魏嘻皮笑臉的問。他那丰神俊朗的模樣完全承襲他老子，不過這個性嘛，像的則是他老娘。

大禧皇后春芸姝年近四十，容貌依然美麗，精神更是煥發，與兒子坐在一塊兒，常被人誤會是姊弟，此刻她正對兒子翻了個大白眼，一臉不屑。「玩什麼玩，男人就該從一而終，哪能胡亂玩女人，更不該對女人始亂終棄！」

「母后這論調也只有對父皇行得通，試問全天下的男人又有誰認同過？」他不以為然的反問。

她不客氣的朝兒子的額頭一拍。「你少給我頂嘴！這天下是你父皇的，既然他做得到，全天下人都該比照辦理，尤其你是他兒子，更該以他為楷模，好好學學他的美德。」

驀魏撫了撫額頭，頗為不平。「母后此言差矣，就兒子所知，父皇未娶您之前，身邊已有二十八個妃嬪，可兒子身邊至今連一個女人都沒有，這像話嗎？」

這話可是嚴重刺到某人的痛處了。「你這死孩子，你父皇這不已知錯能改，當年壯士斷腕的將那群鶯鶯燕燕處理了，你別好的不學學壞的！」

他不知死活繼續駁斥道：「等等，兒子怎麼聽說那二十八個女人不是父皇自己處置的，是母后心胸狹隘、妒火攻心、手段惡劣的給攆走的？」

「住口！你、你這還是我生的兒子嗎？居然這樣說自己的母親！」春芸姝惱羞成怒。

「母后，您可別忘了妳還曾與人在長虹橋上爭風吃醋打得鼻青臉腫，您的妒行可是大禧舉國聞名，兒子也想為您辯解，可眾口鑠金，兒子一張嘴抵不過眾人，不信也得信，況且，您敢說您對父皇的佔有慾不強嗎？瞧瞧這二十多年來，父皇的後宮還有別人嗎？」

兒子說得句句事實，讓她一時語塞，只能惡狠狠的瞪著他，憋了好半天才終於氣呼呼的說：「好，你嫌母后善妒，管著你父皇不許他再有別的女人，又惱母后妨礙你找女人，那母后就讓你娶太子妃，將來就讓你的女人管你，那女人若許你收二十八個小老婆，母后也沒話說！」

驀魏只當母后在嚇他，還笑笑的不當一回事。「母后饒了兒子吧，兒子是想要有女人陪伴，可沒想過找個女人來管我，母后……」

「別喊，這事就這麼說定了，反正朝臣早就不斷向你父皇進言催促，讓你盡快立太子妃，這會兒就如你和這些朝臣們的意，你等著娶妃吧！」兒子不受教，她管不來，就讓別的女人管管看。

見母后心意已決，他這才知道要驚慌。天啊，他還想遊戲人間，不想像父皇一樣為一個女人放棄天下美女……不成，不妥當，他還是先溜為妙！

鳴陸，落日宮內。

陰奢累極了，等不及上床就趴在桌上睡著了。

今日一早她又被呂后叫去，給其他妹妹們當陪讀，她共有六位妹妹，父皇請了夫子給大家上課，但讀書沒她的分，她去只是替眾妹妹倒水或拿東西而已，這群妹妹對她使喚也不遺餘力，完全沒當她是長姊，夫子交代的功課還全丟給她寫，她要是不從，妹妹們就會聯合整她，不是故意指使她做更多的事，就是誣指她犯錯，讓母后責打她，所以每次去陪讀完她都特別精疲力竭。

她睡得迷迷糊糊之際，感覺到有人推了她一把，她勉強睜開惺忪的睡眼，映入眼簾的是一名老嫗。

她嚇了一跳，驚問：「妳是誰？怎麼會在落日宮？」自己的宮裡怎麼來了個陌生人？年紀看起來很大，一身黑衣包裹著身子，眼珠混濁，似看不見的。

老嫗明明失明，卻能準確的「看」向她，並且對她微笑道：「老身是女巫，而妳長大了。」

「女巫……妳認識我？」陰奢難掩詫異，她不記得有見過這個人。

「妳是陰奢，今年十七歲了。」

「妳真識得我？！等等，咱們鳴陸是不容女巫的，一旦被抓到就要燒死，妳還是快走吧！」陰奢想起這事，心急的提醒。

女巫忍不住笑了，露出缺牙來。「多謝關心，但妳不用擔心老身，除非老身願意，否則沒人可以抓得到老身，而老身來見妳，是有話對妳說。」

「妳想說什麼？」

女巫望著她，表情凝重起來。「陰奢，妳命貴在西方，朝那兒去，將鳳還巢！」陰奢感到相當困惑。「我蛇年出生，受人唾棄，注定命賤，哪可能貴命？還有，我身為鳴陸公主，是不可以隨意離開皇宮的。」

女巫神祕的微勾起嘴角。「丫頭，別妄自菲薄，世間的事沒什麼是不可能的！記住老身的話，朝西方去吧！」說完，她便憑空消失了。

陰奢大驚。「老人家——」這一喊，她彷彿醒過來了，瞧著四周，根本空無一人，難不成她剛才作夢了，那老嫗是夢中人？

「大公主，您這是喊叫什麼？！」一名宮女走了進來，站在她身前不滿的問。陰奢早已習慣下人對她這般態度，問道：「妳……妳方才可有看見人從這裡出去？」

宮女皺眉搖頭。「沒有，奴婢進來時只有見到您一人，並沒有其他人出入。」

「那就真是作夢了……但這夢也太真實了……」陰奢有些失神的喃喃道。

「大公主可能是平日太閒了才會作一些無聊的夢，奴婢奉二公主之命請您過去一趟，今日夫子所言甚是有趣，二公主想將夫子教的再傳授給您，也讓您習些學問。」這名宮女喚麗珠，是陰煙的貼身宮女，主子是宮裡最受寵的公主，連帶使得她一個奴婢也用鼻孔看人，對陰奢這個大公主沒幾分尊重。

陰奢心知陰煙找她過去根本不是什麼傳授學問，而是今日夫子交代的功課寫不出來，找她過去幫忙寫，明日才好向夫子交差，她無奈的道：「我知道了，晚些就過去。」

「不能現在就隨奴婢走嗎？二公主還等著呢！」麗珠的口氣越來越不客氣。

「麗珠，妳不過是個卑賤的宮女，也敢這樣跟大公主說話？！」朱壽不知何時進來了。

麗珠一看見他，馬上心虛不敢再放肆。「朱……朱總管，奴婢、奴婢……」

「不用說了，做奴婢就要有奴婢的樣子，咱們鳴陸宮規，對主子不敬者，重則杖斃，輕則關入暴室，下次若再不懂規矩，別怪咱家依法處置了。」

麗珠大驚，臉色慘白。「奴婢不敢了！」

「還不快向大公主認錯求饒？」

「是……是是，大……大公主，請饒恕奴婢無狀，奴婢下次不敢了！」麗珠慌忙的朝陰奢道。

「我不怪妳，妳走吧，回去告訴陰煙，我一會兒過去。」陰奢無意為難她，揮揮手讓她走。

麗珠朝兩人行禮後快步離開。

「大公主就是太好說話了，若這丫頭下次再無禮，您不用對她客氣的。」朱壽不悅的道。

「落魄鳳凰不如雞，其實你也明白，我這主子哪裡像主子了？若真要拿出權威治人，她是陰煙的人，陰煙又由得了我嗎？」陰奢苦笑道。

朱壽也只知道她說的沒錯，嘆了口氣後話鋒一轉，關心的問道：「罷了，咱們不提這個了，倒是您，氣色不怎麼好，是不是病了？」

「病倒沒有，可能是剛才作了個夢，有點驚……」

「什麼樣的夢？」

「我夢見一名自稱女巫的老嫗……」她將夢中老嫗對她說的話告訴了朱壽。

朱壽聽了卻高興起來。「若夢中這位女巫說的是真的，您不妨離開這兒，朝西方去試試運氣吧！」

「離開？談何容易，公主離宮只有一個理由，那就是出嫁，而我身為蛇女，誰又敢娶我？」她悲涼一笑。

「是陛下與皇后娘娘不肯為您打算，才會拖延您的婚事至今，若不然，您身為公主就是蛇女也尊貴，誰敢不娶？」鳴陸女子大多十五、六歲就嫁人了，就算未嫁，到大公主十七這歲數也議好對象了，但因無人肯為她作主，她必然得孤老在宮中了。

「父皇與母后眼中無我，如何會想到我的終身大事？就算真肯為我盤算，對象又如何會適合？況且，強逼對方娶我，夫家也不會善待於我，我這不過是從一個坑跳入另一個坑罷了。」陰奢淒然的搖搖頭。

朱壽又不知道該怎麼接話了，陛下對大公主不聞不問，皇后又極度厭棄大公主，若由皇后出面安排，找的對象也不會是好人，再加上對方被迫娶蛇女公主，心中又怎會舒服，這樁婚姻想必難以和諧，與其如此，大公主何必委屈自己嫁？可若不嫁，難道真要老死在這座冰冷無情的皇宮之中？

突地，他想到了什麼，用力一擊掌。「啊，奴才想起有個機會可讓您離開了！」
「機會？」

「沒錯，大禧太子即將要選太子妃，大燕會派公主前往參與選妃，咱們鳴陸雖與大禧交惡，但陛下不打算放棄這個機會，陛下想藉聯姻蠶食大禧，稍早剛決定讓擁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稱的二公主前往大禧，奴才覺得不如您也爭取，如此一來便能脫離這裡了！」

陰奢立刻蹙眉。「朱公公，你是不是糊塗了？我在鳴陸都嫁不掉了，怎可能嫁給大禧的太子？再說了，我樣樣不如陰煙，父皇若對大禧太子妃之位志在必得，又怎會捨陰煙讓我去大禧？」

「爭取成為代表鳴陸去選妃的公主也許很難，但讓您也能跟著離宮，對奴才來說不算難事。」

他畢竟是大內總管，還有點勢力，真有心運作什麼，還能不成嗎？

這一事果然順利，陰弼原本並不同意陰奢去大禧的，怕她丟了他的臉，卻有大臣建議，陰奢不祥，不如送去敗壞大禧的氣象，也好過留下繼續影響鳴陸的運程，他聽了覺得有理，這才同意三日後讓陰奢以陰煙陪嫁宮女的身分一同前往。

第二章 可惡的男人

烏雲掩月，夜色昏沉，在偶爾露出的朦朧月色下，一道疾風黑影敏捷俐落的奔跑在三國交界之地的小農村內，但不一會兒，前頭一群激動氣憤、手拿鋤頭鐮刀的村民堵了上來，男人轉過身幾個縱步想避開，沒想到後頭居然也有人，敢情他被包圍了？

男人皺起眉頭，不想傷人，往左邊的一條小道竄去，迎面又來了一人，他正要再閃，天上的烏雲被風吹散，露出皎潔明月，藉由月光他看清對方不過是個姑娘，且穿著不像這個村子的人，似乎是個外地人，他反而走向了她。

只不過他才剛靠近那名姑娘，連開口都還來不及，另一波村民便發現了他的蹤跡圍了上來。

「你這無恥的偷雞賊，還想往哪裡逃？！」

小姑娘看到一群人湧上，登時一驚，連連退後幾步，不敢與偷雞賊靠太近。

「我不是賊，你們搞錯了。」男人無奈的說。

「近十天來咱們村裡十幾戶一連被偷了數十隻的雞，今日大夥埋伏等著抓賊，一晚上就你一個陌生人出現，不僅如此，瞧你身上還有雞毛，你說自己不是賊，誰相信？！」村民指著他沾有羽毛的衣服道。

「這不是雞毛，是鳥兒的羽毛！」男人翻了個白眼，方才他攔了隻信鴿，那信鴿的羽毛沾到了身上，沒想到竟害他被誤認為偷雞賊。

「你還狡辯，咱們不會放過你的！」

男人有理說不清，眼角餘光瞥見那名姑娘正在往後退，似乎是想趁著混亂之際離開，他幾個箭步上前抓住她的手道：「娘子，妳幫為夫的解釋解釋，為夫真不是賊，娘子！」

那姑娘一臉愕然，這是什麼跟什麼？！誰是他的娘子？！「放……放開我，我不是你的娘子！」

「娘子有孕在身，咱們這趟回鄉是讓岳母給妳養身待產的，可半路上妳卻給為夫鬧脾氣，過幾天見到岳母，她知道了還能放過為夫的嗎？我的好娘子，妳就行行好，別與為夫的嘔氣了。」

聞言，姑娘的雙頰倏地一紅。她還未出嫁，這男人竟然說她連身孕都有了，他是瘋了嗎？「你……」

她急著要再反駁，身子卻被他給攬進懷裡，耳邊傳來他低聲的懇求，「我真沒偷雞，妳幫我一把，來日我定還妳這份恩情。」

陰奢緊緊蹙著眉頭，一時之間不曉得該不該答應。

她以陰煙陪嫁宮女的身分前往大禧，終於順利離開囚禁她多年的鳴陸皇宮，而她並不想去大禧，只是想藉機逃出鳴陸，擺脫蛇女公主的稱號，展開新生活，因此在行經三國交界處時，趁夜晚車隊紮營之後無人會留意她，便換上朱公公為她備好的布衣連夜逃了。

大半夜裡，她跑了幾個時辰，哪知來到這兒竟遇上這個人，而自己也是有麻煩的人，實在不宜再惹事，萬一身分曝光被抓回去，豈不是前功盡棄？

這麼一想，她決定還是拒絕他的請求比較妥當，就在她要推開他之際，聽到其中一個村民說道——

「小娘子，別怕，妳說實話，這人真是妳的丈夫嗎？若是個賊，咱們這就打死他，不會讓他傷害妳的！」

陰奢瞧這些村民手上拿著鋤頭和鐮刀，這人若是落入他們手中，恐怕不死也得去掉半條命，再一抬眼，就對上他帶著急切懇求的目光，讓她不由得心軟，想她一輩子為求生存都在求人，而這是第一次有人需要她的幫助，本該明哲保身的與他撇清關係的，她卻不知從哪兒生出了勇氣，竟道：「咱們夫妻……今日才抵達這個村子，若你們十多天前就遭小偷了，那肯定與我丈夫無關……」

「老子剛才聽見妳說這人不是妳丈夫，怎麼突然改口又說是了？」一名穿著鳴陸服飾的官兵走了過來，質疑的問。

她心頭一顫，這裡雖是三國交界處的三不管地帶，但地理位置還是離鳴陸近一些，見到鳴陸的官兵出現不足為奇，而小地方也需要有人維持治安，可現在的她並不能讓任何鳴陸的人認出來，於是她又道：「這……其實平日丈夫對我很好，可這次回鄉的路上，他見到一名路過的女子貌美，便頻頻稱讚人家，我聽了有氣

想教訓一下丈夫，所以才不想認他。」此刻還真得和這人扮夫妻不可，要不然讓鳴陸的官兵發現她是逃脫的蛇女公主那就糟了。

「那他身上的羽毛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那真是鳥兒的羽毛，我有孕在身，回鄉的路上都靠他抓來鳥兒為我補身……你們別誤會他了。」

「所以這男人真是妳丈夫？」鳴陸官兵打量著她又問。

「是的，咱們夫妻吵架，造成誤會，很抱歉……」陰奢一臉歉意。

「既是如此，咱們便相信了，不過小娘子，以後妳別再醋勁這麼大了，咱們村裡雖都是老實人，但妳一個女人家離開丈夫夜裡在外遊蕩難免危險，況且鄉間的野狗畜牲不少，當心驚了妳的胎氣，特別是近來又有偷雞賊出現，要是遇上就不好了。」有人勸說。

「就是說，以後娘子別盡顧著與為夫的置氣，自己安危要緊啊，以後為夫的保證不再多看其他女子一眼可好？」男人仍攬著她的腰不放，朝她眨眨眼說。

陰奢臉紅氣惱，這人得了便宜還賣乖，她故意退開一步不讓他繼續摟著。

可那鳴陸官兵眼尖，狐疑的又道：「你們兩個都是陌生人，誰知道會不會聯合起來騙咱們？」

「有道理，這嘴巴說說，誰都能是夫妻，咱們不能輕易相信人！」想想有理，有人馬上附和。

陰奢見身旁的傢伙像惱她壞事，朝她使了個眼色，她緊抿著唇，本想不理他，但那鳴陸官兵的視線一直落在她身上，她一陣心虛，勉強又靠男人近一些，可她一走近，這傢伙馬上得寸進尺的將她緊緊摟住。

男人咬牙低聲道：「妳要幫就幫到底，配合著點如何？」

其實有鳴陸官兵在，現在也不知誰幫誰了，她衡量情勢，迫於無奈的點了點頭。

「你要做什麼，我配合就是。」

「那多謝了。」男人朝她露齒一笑後，竟在眾目睽睽之下親了她的嘴一下。

陰奢瞬間全身僵硬，眼睛瞪得老大。

「各位，這位若不是我娘子，這嘴能讓我隨便親嗎？不早打死我了，你們若還不信，難不成要我當眾行房給大家看？這也不是不行，就怕不好意思的是各位。」男子說得極其無賴。

這群村民是來抓偷雞賊的，全是粗漢子，聽了這話全哈哈大笑，尤其那鳴陸官兵笑得最為粗鄙。

陰奢渾身血液逆流，她雖好脾氣，也習慣逆來順受，但這王八蛋親了她的嘴還拿她的清白開玩笑，實在太過分了，她氣得雙頰漲得通紅。

村民當然不曉得她的想法，只以為她是害羞了。

「想來這偷雞賊今日咱們是抓不到了，而且聽你這麼一說，咱們也想回去抱自己的女人了，你們夫妻倆趕夜路小心點啊！」帶頭的村民拍了拍男人的肩笑道。

那名鳴陸官兵看了他們一眼，沒再囉唆什麼，便與眾人搭肩嘻笑離去。

陰奢拚命隱忍，直到四周再沒有其他人，她毫不客氣的甩了男人一巴掌，清脆的巴掌聲在夜晚顯得格外清晰。

男人的身子震了一下，不敢相信自已竟教人打了。

「你……你混帳！」以前無論母后與妹妹們再怎麼汗辱她，她都能忍著，可她沒想到這會兒竟氣到打人。

「大膽！」他震驚後終於反應過來，勃然大怒，原本那痞痞的模樣瞬間轉為陰沉。陰奢一驚，退了好大一步，緊張的問：「你想做什麼？！」

「妳該死！」他殺意濃濃的朝她逼近。

她哪想到他說變臉就變臉，村民又早已遠去，呼救也來不及了。「該死的是你，我幫了你，你卻趁機佔我便宜，你不該打嗎？！」

「沒人會說我的吻是佔便宜，妳這丫頭不知好歹！」他用力扼住她的手腕。

「不知好歹的是你，若不是我，你早讓那群憤怒的村民當成偷雞賊打死了，還能凶神惡煞的抓著我不放嗎？虧你之前說會報答我，你就是這樣報答的？！」

他惱怒地瞪視她，身上散發出來的怒氣依舊強烈，他只要一掌就能劈死這膽敢冒犯他的丫頭，可是他確實說過要報恩的，這讓他不由得陷入掙扎，過了一會兒後，他道：「好，我說話算話，妳既然幫了我，這個巴掌就當回禮了，妳我互不相欠！」說完，他鬆開了她的手。

一脫離箝制，陰奢馬上轉身就跑，跑了一段距離後才停下腳步，她忍不住回頭再看一眼那翻臉跟翻書一樣快的男人，莫名一陣心慌，她下意識抬手撫著左胸口，轉回身繼續逃。

她一離開，由暗處走出兩個人，蘇易與草萬金忐忑的朝驀魏跪了下來。

「卑職大意失職，護駕來遲，讓……讓殿下受辱了。」蘇易說。

「奴才……也該死，沒……沒法替殿下挨那一巴掌……」草萬金嘴巴快，還沒怎麼思考就把心底的話說了出來。

某人立即暴怒，抬起拳頭往草萬金頭頂掄了下去。「你這奴才哪隻眼睛看見本宮挨巴掌了？本宮把你那隻眼睛給剮了！」

「奴才什麼都沒看見，就這張嘴不知怎地胡說八道，奴才自己掌嘴！」草萬金知曉說錯話，連忙往自己嘴上呼掌。

驀魏看草萬金連打了幾下才勉強消氣，冷哼一聲這才讓他停手，可是他的心情還是很不好，臭著一張臉，不知在想什麼。

蘇易與草萬金見狀暗自苦嘆，尤其是草萬金，撫著被自己打腫的嘴唇直想哭。

主子不想被皇后娘娘逼著選太子妃，找了藉口跑來邊境監兵，卻意外發現鳴陸的奸細欲打探大禧的軍備狀況，他一時興起只帶了他們追捕，不料對方發現了，甩開了他們，主子哪能甘心，繼續追蹤，偏偏主子動作快，他們一分神主子已無蹤影。

等他們找到主子後，才知分散後主子被誤會為賊遭村民圍攻，蘇大人本想立即出面救人的，但主子對蘇大人使了個眼色，讓蘇大人退下，明白主子不到非不得已不想曝光身分傷及百姓，他們只得在一旁靜觀其變，見主子利用那丫頭順利脫

困，本以為危機已解除，怎知下一刻那吃了熊心豹子膽的丫頭竟敢呼主子巴掌，這一掌打下別說主子愣住，他與蘇大人也驚駭了，主子什麼身分，別說呼巴掌，就是身上的一根毛髮也碰不得，碰了可是要誅九族的，想那丫頭今日是難逃一死的，卻沒料到主子居然放過她了，可這會兒他們卻強烈地感受到主子那鬱結的怒氣。

蘇易朝草萬金暗暗遞了個眼神，讓他說話小心點。

草萬金含淚點頭，自己這張嘴確實賤，經常闖禍，現在打腫了也好，可以少說少錯，不說不錯。

「去，給本宮查清楚那丫頭的來歷！」半晌後，驀魏終於吩咐道。他雖說已答應放過她，但膽敢打他的人是誰他得搞清楚！

「是……咱們保證一天內給殿下送來消息。」蘇易與草萬金立刻道。

草萬金忍不住冷汗直流，主子平日嘻皮笑臉的，看似好相處，實則手段多多，尤其讓主子真正惱起來，那可是能令人鬼哭神號的，而他的體驗最為深刻。

陰奢連夜逃離陰煙的車隊，又受到那男人的驚嚇，這一晚實在不好過，天一亮，便在另一個村子尋了家小客棧，累極了的她，頭一沾枕便昏睡過去。

然而，一覺醒來，她頓時覺得晴天霹靂——

「公主不用客氣，本宮這不過是得知這人是妳走失的宮女，順道替妳將人帶回來罷了。」

「多謝殿下幫煙兒找回愚蠢走丟的宮女，煙兒都不知該如何感謝殿下了。」

剛醒過來的陰奢發現自己躺的地方不是客棧的床上，而是一輛馬車裡，這事已夠教她吃驚的了，再聽見馬車外說話的兩人聲音十分耳熟，她整個人活像遭到雷擊。

「沒什麼，公主要不要確認一下，免得本宮帶錯人給妳了。」

話音方落，陰奢看到馬車簾子被拉開來，露出兩張臉孔，一個是擁有天下第一美人之稱的陰煙，另一個則是五官突出、濃眉俊目，穿著錦緞的男子……

「你……你這無賴怎會在此？！」竟然是昨晚輕薄她的臭男人！

「放肆，此人乃是大禧的太子殿下，妳竟敢喊他無賴？！」陰煙立即怒目道。

陰奢聽了更為錯愕。「他是大禧太子？！」

「沒錯，妳這趟隨行卻私自脫隊，所幸是殿下發現妳倒在路邊好心救妳回來，而妳竟這般口無遮攔，這是要丟誰的臉面？！」陰煙斥責道。

「昨夜明明是我幫了他，否則他已教人當成偷雞賊給打死了，而我哪裡是倒在路邊，我好好地睡在客棧……」

「妳先罵本宮無賴，又指本宮是偷雞賊，敢情鳴陸的人都像妳這般膽大包天，隨便誣陷他人？」驀魏截斷她的話，冷然道。

陰奢見他狹長的鳳眼帶著陰冷的寒光，散發著與生俱來的威懾力，與昨晚那輕佻放蕩的模樣判若兩人，彷彿是真正尊貴不可侵犯的太子，她倏然一窒。

其實她能理解堂堂太子被當成偷雞賊面子掛不住，會否認也是理所當然，更何況她還打了他一巴掌，若是不想繼續得罪他，這事就識相的別再提了，而且就算她非要說，恐怕也沒有人會相信。

「陰奢，妳再沒見過世面，也不能對殿下無禮，還不向殿下認錯！」陰煙怕得罪驀魏，朝著陰奢嚴厲的道。

陰奢緊抿著唇，過了一會兒才低聲下氣的道：「方才是陰奢出言無狀，還請殿下恕罪。」

陰煙從小到大從未喚過她一聲姊姊就算了，如今竟然當著外人的面連名帶姓的斥責她，真將她當成宮女對待，實在有些欺人太甚，但當初畢竟是她同意以陪嫁宮女的身分隨陰煙離開鳴陸的，如今陰煙要怎麼對她，她又能說什麼？都怪眼前的男人恩將仇報，將她擄回來，只是她不解，他是怎麼知道她是陰煙的人？

驀魏緊盯著她，感到有些惱怒，這丫頭該死，他本是要放過她的，可調查得知她竟是鳴陸私逃的人，所以昨晚的事，算來是自己幫了她一把，那麼算上她對自己動手的這筆帳，他嚥不下這口氣，哪能讓她順利出逃，自然擄來交給陰煙，給這丫頭一個教訓，但她若是以為這樣便可以了結此事，那就錯了，回頭他還有苦頭給她吃，這丫頭犯到他，他非整得她日子沒法過！

「得了，本宮領妳回來橫豎也不是來討人情的，這事本宮不計較了，不過聽公主喚妳陰奢，妳也姓陰？」他問。

這話讓陰煙神色微變，搶在陰奢回話之前道：「她姓陰沒錯，是煙兒的遠房親戚，嚴格說來是煙兒的堂姊，父皇不放心煙兒一人遠至大禧，便讓堂姊陪同。」

陰煙對陰奢隨行去大禧一事非常惱怒，認為陰奢不自量力，蛇女居然也想和她搶男人？！雖說她沒將陰奢放在眼底，但帶個蛇女去大禧也挺丟人的。

而且她還怕沾染到陰奢的霉運，害自己此行做不成驀魏的太子妃，因此一路上竭盡所能的找她麻煩，將陰奢當成真正的宮女使喚，昨夜得知她失蹤反而感到高興，甚至提早拔營走人，就是怕陰奢後悔又回頭，但誰也沒想到陰奢會遇見驀魏，還讓驀魏給帶回來了，這會兒當著驀魏的面她實在做不到承認自己有個蛇女姊姊。

陰奢當然明白陰煙的想法，聽她不說自己是鳴陸大公主的身分也不在意了，反正她離宮時身分就是宮女，而宮女要比蛇女公主的名號讓人自在多了。

「這麼說來，妳也不算一般的宮女了。」驀魏似笑非笑地瞧著低著頭的陰奢，發覺她似乎總是低著頭，很少抬頭看人，讓人瞧不清她的面孔，他轉向陰煙再道：「本宮也剛好要回禧京，不如與妳們一道走，路上也好護送公主，免得公主再搞丟什麼人。」

陰煙大喜，回話的嗓音比平日嬌媚許多，「那太好了，煙兒有勞殿下護送了。」通常她用這種語氣說話，一般男人都抗拒不了。

有驀魏護送那是再好不過了，一路相處，她有自信憑自己得天獨厚的美貌，在到達大禧國都之前就能順利虜獲驀魏的心。

她的一雙美目緊瞅著驀魏，看著看著不禁紅了臉，她雖然早就知道驀魏有神人太子的盛名，但沒有料到會是這般俊偉的男子，讓她一看到本人就心生傾慕，之前若是因為奉父皇之命前來爭取這個男人，而今就是她自己想真正擁有他了。

「能護送公主可是本宮的榮幸，公主不用客氣。」驀魏並未特別留意陰煙的神情有多媚惑，而是不經意瞄了陰奢一眼，唇邊浮起一絲意味不明的笑。

陰奢正巧抬頭看到了，倏然渾身發寒。輕薄自己的傢伙居然是陰煙要嫁的對象，之後還將一路同行，這……她有不好的預感，看來她惹上大麻煩了。

馬車內，陰煙大發脾氣的亂摔東西。

麗珠害怕得躲到角落去，擔心東西等會兒會砸在自己身上。

「那陰奢是什麼東西，有什麼資格與驀魏同車！去，去將陰奢叫回來，本公主有話問她！」陰煙又砸了一盤點心後讓麗珠去叫人。

陰煙本以為與驀魏同行，自己必定有更多時間可以與驀魏相處，而他也必然像其他男子一樣輕易戀上她的姿容，怎知這三天來他從沒主動出現在她面前過，就算她借故去找他，他也總是託辭不見，她雖然對他的行為感到氣悶，但想來他是高高在上的太子，倒也還忍得住。

可是今日得知他不見她卻連著三天將陰奢叫去馬車裡伺候，她頓時火冒三丈，不說陰奢現在只是個宮女的身分，光論容貌陰奢也不如她，何以驀魏會冷落她而接近陰奢？！這點讓她自尊大損，忍無可忍。

「這……是，奴婢這就過去請人。」麗珠見主子毫不掩飾對陰奢的嫉妒和怒火，不敢再有所耽擱，連忙下了馬車找陰奢去。

這一頭，寬敞的馬車裡，驀魏一身松綠錦袍，閉著眼，單手支顱，側身斜臥著，輕鬆又愜意。

反觀陰奢，侷促不安的跪坐在他身前，內心萬分不明白他到底想做什麼？

這傢伙連著三天將她叫來，也不搭理她，只讓她枯坐著，若是如此，又何必找她過來？這般獨處他不難受，她卻是苦不堪言。今日一早他又將她提來，她真有點忍不住了，挪了挪坐不住的小臀後，她終於訥訥的開口，「這個……殿下今日若還是無事吩咐，那我……奴婢先回去了。」她得快點習慣稱自己奴婢，免得真正的身分會被發現。

「妳想走？」他倏地睜開眼，眼神凌厲得令人發毛。

「陰煙……公主那兒也需要奴婢伺候，不方便一直待在這兒。」陰奢不敢與他對視，慌慌忙忙低下頭，死盯著鋪在地上的羊毛墊子，心兒撲通撲通的猛跳。

驀魏定定的瞧著她，經過這幾天的觀察，他發現這丫頭平常總是小心翼翼的，極少抬起頭露出這張臉蛋，如此膽小怯懦的個性居然敢打他，這著實勾起他對她的興趣，因此不動聲色的向她施壓，天天叫她過來枯坐，他倒要看看這逆來順受的小媳婦能忍到什麼時候。

「也是，妳並不是大禧的人，本宮也不好霸著人不放，不過若是陰煙同意了，是不是就沒問題了？」

「同意什麼？」

「同意前往禧京的路上，讓妳專責伺候本宮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陰奢一急，猛地抬起頭，驚慌的看著他。

驀魏終於瞧見她完整的容貌了，她有著一張瓜子臉，彎彎的蛾眉、粉嫩的唇，雖不像陰煙那般令人一見驚豔，但那小巧玲瓏與溫婉如玉的模樣卻更吸引人。「怎麼，妳不願意嗎？」他斜斜挑眉的問。

「不……不願意！」她深吸一口氣，鼓起勇氣回答。

「喔？為何？」驀魏炯炯有神的瞳眸逼視著她。

陰奢咬著下唇，掙扎了一下才說：「咱們……咱們不如把話敞開了說，這個……當日奴婢打您那耳光固然衝動，但您也不該辱了奴婢的清白，所……所以您錯在先，不應該藉機報復奴婢。」

他勾起唇，很好，這丫頭很清楚自己為何找她麻煩，還不算太笨。「清白？妳雖是陰煙的親族，但照陰煙的說法，妳的地位不比宮女高多少，妳怪本宮無禮於妳，不覺得自抬身價嗎？」

她不由得氣結，這傢伙分明得了便宜還賣乖。「即便奴婢地位不高，但是沒有姑娘不看重自身的清白，您就算是一國太子也不能強欺人！」

「那好，妳怪本宮毀妳清白，那不簡單，本宮對妳負責，這就去向陰煙開口要人，讓妳名正言順成為本宮的人，如何？」

陰奢瞬間臉色大變。陰煙此趟的目的就是嫁給這個男人，成為大禧東宮女主人，自己若與陰煙搶男人，可想而知陰煙必會暴跳如雷，她可不想惹陰煙生氣，更重要的是，她並不想和任何男人有所牽扯，她只想盡快遠走高飛，過自己的日子。

「不……別去找陰……公主，之前的事就當誤會吧，您要奴婢如何枯坐發呆，奴婢就如何枯坐發呆，一切如您意不就得了。」她委屈求全的說。

「那好，本宮繼續閉目養神了。」驀魏滿意地微笑。

陰奢沮喪的垂下肩膀，安靜的跪坐著。

而他表面上看起來泰然自若，心緒卻有些複雜，照理說她氣息輕淺，應該很容易被忽略才是，但這三天來他卻是與日劇增的感受到她的存在，此時此刻這份感覺越發強烈，甚至能擾亂他的心思，叫她來的目的是故意要讓她不自在，怎麼反倒自己受影響？他越想越氣惱，正要開口讓她再坐遠一點，馬車外卻傳來麗珠的聲音——

「敢問太子殿下，大公……陰奢是否在您的馬車裡？」既然二公主不說大公主的身分，那她當然不便喊陰奢為公主，便直呼名字。

「在，找她何事？」他瞄見陰奢聽見麗珠的聲音後蹙起眉的樣子。

「回殿下，公主有事找她，能否讓奴婢領人回去？」

陰奢心知陰煙八成發現自己天天與驀魏同車，生氣了才會讓麗珠來向驀魏討人，想到自己待會兒又要受陰煙的氣，她真的覺得很無辜。

驀魏其實也猜得出來陰煙找陰奢做什麼，陰煙目標在他，轉的什麼心思他當然清楚，陰煙雖號稱天下第一美，可惜他還是看不上眼，找陰奢同車除了戲耍她，也是藉此給陰煙難看，讓陰煙懂得知難而退。

「妳若不想去見陰煙，本宮可以留下妳。」他難得大發善心，他想，陰奢會感激他的。

「不，奴婢願意去見公主。」陰奢卻不領他的情。

她的回答再一次惹怒了驀魏，他沒好氣的道：「哼，隨妳便！」

「那奴婢告退了。」她感受到了他的不悅，她還是起身就走，畢竟相比之下，她覺得不要惹得陰煙更生氣比較好。當她掀開馬車簾子朝天空看了一眼後，突然身子一頓，扭回頭來對他說：「這個……之後幾天可能會有大雷雨，此去是山路，不如繞道而行，雖然會多花一些時日，但比較安全。」

他疑惑的擰起了眉。「此刻無風無雨，不見有任何異變，之後真會落下大雨？」陰奢抿了抿唇。「您若不想遇險，還是聽從奴婢的建議吧。」

「妳當自己能夠未卜先知嗎？哼，快走吧！若真降下雷雨本宮知道該怎麼做。」他揮手讓她走，根本沒將她的話放在心上。

她張開口，最終還是沒再說什麼便離開了他的馬車。

「走吧，二公主等很久了。」陰煙大怒，麗珠也因此吃了不少苦頭，心中不免埋怨都是陰奢害的，當著面就擺起臉色來。

驀魏用力皺著眉頭，這個陰奢也太好欺負了，隨便什麼人都可以欺負她，那自己整她又有什麼意思？

哼，陰奢只有他能整，其他人算什麼東西，也敢湊上來！

兩日後，上午本來還豔陽高照，但到了下午突然烏雲密布，很快的就下起滂沱大雨，一輛載著陰煙私人物品的馬車教落石砸中了，馬車四分五裂，裡頭的東西自然也盡數毀去，陰煙聞訊冒雨下車察看，這輛馬車裡的東西可是她向父皇要來的一些值錢東西，讓她到了大禧可以擺得出鳴陸公主的豪奢場面，可如今變成一推廢渣，令她氣惱得要得內傷了。

「殿下不去安慰一下公主嗎？她看起來快氣暈了。」草萬金替主子撐著傘，看著前方的陰煙正在跳腳，顯見那一車的寶貝定是價值不菲，要是換作是他，一定也是悲從中來，他好生同情啊。

驀魏冷笑。「安慰她不如安慰本宮，那一車子的寶貝她本來是要帶到禧京去顯擺用的，還沒揮霍在我大禧就這麼砸爛了，該感到可惜的是本宮！」

草萬金替主子撐傘，自己身子都淋濕了，本就覺得有些發冷，這會兒又聽主子這麼說，整個人都僵了，這還是人話嗎？

若要論道德良知，主子是半點沒有，這位公主算是好狗運，沒教主子看上，否則主子可不是什麼憐香惜玉的好男人，若相中她為太子妃，只怕以後日子還有得她受的，冷落事小，時不時被精神凌虐那才是可憐。

「這暴雨下得真是詭異，一點徵兆也沒有，要是早點知道咱們就可以繞路走了。」蘇易撐著傘走過來說。

驀魏看著驟雨，想起某人說的話，帶著沉思的眼神瞧向立在陰煙身後的陰奢，她正好也看了過來，兩人四目相接，她先是一怔，隨即表情多了幾分責怪，他不用想也知道她這是什麼意思。

「其實早就有人提醒過本宮天會有異變，只是本宮當時不當一回事，想不到這人卻是所言成真。」

「誰這麼神通廣大能預知天候？」蘇易訝然，注意到主子的視線落在不遠處，他跟著看過去，就剛好將陰奢不自在收回眸光的模樣盡收眼底。「殿下說的該不會是她吧？」

驀魏點點頭。「可不就是她，咱們過去吧！」

「主子又不安慰人，過去做什麼？」草萬金見主子朝陰煙過去，撐著傘忙跟上去問。

「本宮改變心意了，去安慰她幾句也無妨。」

草萬金見主子的笑容不帶絲毫善意，心想著馬上就有好戲看了。

陰煙正對著沒教落石砸死的車夫發脾氣，怪他沒護好她的寶貝，但一見驀魏過來，她態度丕變，斂起怒氣，呈現出來的是一副受驚無助的樣子，讓人好生憐惜。

「人命為重，妳也不用心疼這些身外之物，最重要的是妳安然無恙，不是嗎？」驀魏懇切的說。

見他看重自己勝過財物，陰煙不禁歡喜了，不過還是作態落淚道：「這回若非與殿下同行，煙兒一個女子發生這種事可真不知如何是好了。」

「本宮也遺憾公主的財物被砸，但事情既然已經發生，本宮只能提醒妳，記錄一下損失後，趕緊派人快馬回報妳父皇，請他盡快再補送過來，如此妳在大禧也不致於生活拮据了。」

陰煙本等著他說出失財事小，到了大禧一切有他的話，哪知他竟讓她快點派人回去向父皇討錢，她瞬間傻眼了。

草萬金掩嘴偷笑，這種「安慰」人的話只有主子說得出口，他要是陰煙，這都要悶得嘔出血了。

「煙兒會讓人去通知父皇送錢來的，殿下不用擔心煙兒往後的生活。」陰煙氣得磨牙道。

「嗯，那就好，不過容本宮再提醒一下，大禧物價不低，眾人的眼界也高，準備再送過來的東西可得好好斟酌，可別太差了。」

陰煙這下子羞惱得頭頂都要冒煙了。

「公主勿怪，殿下說話向來直接，可是殿下是真心為公主著想，怕您到禧京日子難過。」草萬金替主子收拾爛攤子，出來打圓場了。

陰煙還是說不出話來，可驀魏沒打算再理她，逕自轉向她身後的陰奢問：「前面路堵著了，過不去，妳怎麼看，要冒險走嗎？」

「殿下這是在問奴婢嗎？」陰奢感到訝異。

「是啊，你問她做什麼，這裡哪輪得到她作主？！」陰煙馬上說。

驀魏無視陰煙，對著陰奢再道：「說吧，本宮聽著。」

陰奢瞧他問得認真，才低聲道：「雨沒那麼快停，至少還要下個三天，咱們若離開這裡，前頭的路恐怕更危險……為了眾人的安全，不如先在附近找個地方暫且落腳，等幾日後雨停了再走比較好……」

「胡說八道！我瞧這雨是陣雨，很快就會停了，殿下別聽她的，咱們先離開這個鬼地方再說。」陰煙說。

「妳何以判斷這雨會落不停？」驀魏旁若無人，雙眼依舊直視著陰奢。

「奴婢……猜的。」

「猜的？！妳這是什麼話，用猜的也敢說？！」一直被無視，讓陰煙再也忍不住怒火，直接對著陰奢發出來。

「奴婢雖是猜的，但有時候頗準……」

「住口，妳信口雌黃，休想咱們會信妳……」

驀魏打斷陰煙的話，正色道：「本宮信妳的猜測。」

「殿下信她？！」陰煙吃驚極了。

「沒錯，本宮接受她的建議，暫且去找地方避雨，若是公主不願意，那咱們便分道揚鑣吧，等到了禧京再聚了。」

陰煙氣得一口氣差點喘不過來。他這是想棄她於不顧嗎？她貴為鳴陸公主，又以貌美聞名天下，可是他對她卻沒有一絲眷顧，簡直豈有此理！

「公主，殿下是不想勉強您留下，不過陰奢是您的人，她的話您是否也該聽聽，就算猜錯，頂多延誤行程，也好過冒雨前行遇險得好。」蘇易道。

「是啊，公主不妨想想這回砸中的只是您一車的寶物，若砸到了您的千金之軀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」草萬金也再次替沒心沒肺的主子圓場。

陰煙再怎麼說也是鳴陸公主，兩國雖不時劍拔弩張，但表面和諧還是要維持的，況且她未來也有可能成為太子妃，皇上若有意平息與鳴陸多年的恩怨，真有可能一聲令下讓太子娶了她，因此一切還是圓滑處理得好，再說了，皇后娘娘若是知道主子這麼不體貼女人，回去八成對主子有一頓好罵。

陰煙雖怒上心頭，倒還不敢真正跟驀魏翻臉，既然有人出面給了自己臺階下，她便順勢朝驀魏壓低聲音委屈道：「煙兒自是與殿下下一道，殿下若選擇留下，那煙兒也不走了。」

「隨便妳吧。」驀魏瞪了蘇易與草萬金一眼，怪兩人多事。

說實在的，當初要不是為了教訓敢陰奢，他也不會想跟陰煙一塊走，他離開禧京主要就是為了避婚，這會兒回去豈不馬上被母后強押選妃了？如果可以，不如現在就擺脫她，自己找機會到別處逍遙去，至於陰奢那丫頭，他若向陰煙要不過來，偷偷把人擄走還不簡單？偏偏被這兩個傢伙一攪和，將他的如意算盤給砸了。蘇易曉得主子在責怪什麼，他無辜討好的微微一笑。沒辦法，主子身為大禧太子，不好太任性。

那草萬金可就緊張了，主子視蘇易為兄弟，自是不會遷怒太多，可自己是皇后娘娘的細作、主子的眼中釘，如今讓主子逮到機會，回頭他又要倒楣了……他真的覺得好委屈，主子逃婚就逃婚，偏要為了報復一個丫頭勾搭上陰煙，是主子自己跳坑，這會兒不玩了，想拍拍屁股走人卻走不了，這能怪別人嗎？

「陰奢，本宮雖信妳，可妳若說錯，本宮也饒不了妳！」驀魏忍著對陰煙的厭煩，回頭警告陰奢。

「沒錯，雖說妳是我的人，但敢在殿下面前胡言亂語，我也饒不了妳！」陰煙也有氣，怒瞪著陰奢撂話。

陰奢瞧瞧剛由天空飛過的野鷹，篤定的道：「奴婢不會猜錯的。」

Crescent